

文

選

三十八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表上

善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數奏故尚書云數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勅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薦禰衡表

孔文舉

善曰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忘奏誅之下獄弃市 翰同善注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使乂

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俾使乂治 統曰洪大也堯遭大水橫流天下思使治者而衆官舉禹治之而定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善曰尚書曰旁求天下孔

招引賢能俊異之人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 善曰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暉暉思弘祖

業尚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俾乂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如響臻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聲也 濟曰統理弘大疇誰咨嗟熙廣臻至也言武帝繼理大業亦咨嗟求賢廣召能事者故其衆士響應而 陛下 聖纂承基緒 善曰陛下謂獻帝

至者也 聖纂承基緒 善曰陛下謂獻帝 亦聖也緒業也言以聖德承繼大業 遭遇厄運勞謙日 善曰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

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 翰曰厄困也董卓破洛

陽遷帝長安也日反日晚也言惟岳善作降神異人並

勤勞謙恭日晚不食以求賢也五臣出善曰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銑維嶽降神異人並

作間出善曰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銑維嶽降神異人並

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

犖力角反善曰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實曰

明英美也卓犖高絕貌言初涉藝文升堂觀奧善曰

善質正美明才高絕於人初涉藝文升堂觀奧善曰

濟曰涉歷也藝文謂道藝文章也奧深也升堂觀奧言初學

則見道藝之深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五臣聞不忘

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善曰淮南子曰所謂真人

性淳和與天道合思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准之

誠不足怪善曰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

東嘗三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購

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也上奇其能擢為尚書今翰曰桑

弘羊能以心計事也潛深默識也言此二忠果正直志懷

人雖聰俊比之於衡彼不足怪餘同善注忠果正直志懷

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善曰西國語楚藍尹亶謂子

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絮中正疾惡若讎

銑曰果敢斷決也霜雪言絮白而肅物也言執性決斷懷其

絮白見善可慕者驚之若不及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

聞為惡不忠者憎之如仇讎也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

無以過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

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任座曰君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黃

曰君賢君也臣聞其王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

悅文子曰微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子曰

直哉史魚廣雅曰厲高也向曰任座魏文侯臣舉行執直

史魚衛大夫邦有道邦無道不改高直也鷙鳥累百不

節殆幾也言此二人之直幾不過於衡也鷙鳥累百不

如一鷙使衡立朝必有可觀善曰史記趙簡子曰鷙鳥

累百不如一鷙論語

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
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位卓然可觀良曰言立衡於朝忠

正廉能有飛辯騁辭溢氣全滿悶解疑疑釋結臨敵

有餘善曰全備貌七略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翰曰

全氣也至於判疑解屈臨於所敵必綽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

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也自責必係單

于也漢書曰況自詭滅賊銑曰屬終軍欲以長纓牽

國典夷狄官詭奇也單于匈奴號致勁越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

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綦小者弱冠慷慨前世

為冠纓也向曰勁彊也餘同善注善作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

衡宜與為比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

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

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也

濟曰弱冠二十以上也慷慨壯節也美之謂美賈誼終軍之

壯氣也路粹嚴象漢末時人皆以高才擢拜尚書郎言衡之

才可與此數子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詩曰策名

為比用者也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倬彼雲

漢良曰天衢雲漢以喻省閣也龍躍振翼喻任用得施其

才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

四門之穆穆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

馬石渠之署尚書曰實于四門四門穆穆翰曰揚聲垂金

光言光儀高也昭明增益也四門四方之門也穆穆美也金

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后必當非常之

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

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應劭漢官儀曰帝室

猶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銑曰鈞天廣樂

天帝樂也奇麗之觀謂有奇麗異聲可觀也帝室皇居謂天子省閣也畜養也非常之寶謂賢人也言衡才有異觀可謂國寶不可多得言少也有也

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作技者之

所貪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辭也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向曰激楚陽阿皆曲名

言舞此曲妙為容態者主飛兔騶鳥裹絕足奔放良

技樂之人所以貪愛也

樂之所急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騶鳥裹古之駿馬也又曰古者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濟曰飛兔騶鳥皆駿馬名良王良樂伯樂皆古善御者急謂急於所求臣等區區敢

不以聞善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廣雅曰陛下篤慎取

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善曰漢書劉歆曰臣衣褐衣褐必効試願令衡以短衣引見而問之材行庶可觀采也必

善無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善曰漢書曰上必字

欺翰曰欺誑也面欺謂對面誑天子也

出師表

諸葛孔明

善曰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宜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後主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銑同善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

分益州罷弊五臣作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善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向曰先帝

謂備也創制也崩殂死三分吳魏蜀益州蜀也言蜀小兵弱敵大國故云疲敝危傾急迫也言傾迫存亡在今時者也

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五臣作忘身於

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善曰遇謂以恩相接

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濟曰解情也內宮中也志士節士也三身謂以身許國於邊疆也言此人等皆追先帝願遇欲申報於陛下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

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

也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薄也良曰恢大也菲薄輕脫也誠須開耳目察善道以光先帝之德廣大志士之氣不宜妄為輕脫引喻非義以拒忠言之路宮中

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善曰毛詩曰

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翰曰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升也臧否善惡也

若有作

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

陛下平明之治

善作理

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翰曰姦犯謂姦偽犯科條也昭明也偏私謂執情不均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董允等

善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也後王襲位亮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王襲位亮

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此皆

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向曰良善

也實不虛浮也純美遺與也言攸之等先帝選拔以與陛下

愚以為宮中之事事

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

所廣益也

五臣無也字

濟曰咨謀裨益也漏猶缺落也言宮中之事謀郭費等必能益補缺落也將

軍向寵

善曰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為中郎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

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

善曰廣雅曰暢達也

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眾議舉寵

五臣有以字

為督愚以

五臣無

為營中

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

良曰向寵蜀將也淑善均平曉明暢達督率也言寵性善平曉達軍事先帝嘗經試用衆臣舉以爲率與謀營中之事必能使士卒和美疆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積善本作頽字也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

相靈也善同翰注 靈漢二帝用闇賢所敗也相侍中尚書長史

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善曰蜀志曰建興二年

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

銑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

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屬之貞正亮明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

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善曰說苑

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苟全性命於亂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善曰論語子張曰在邦必達先帝不

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

以當世之事善曰猥猶曲也言己曲蒙先帝自枉屈而

縣荊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

三顧處劉敬七略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 向曰卑鄙賤稱

猥衆也言先帝自同衆人枉屈其身三度顧由是感激遂

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

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善曰趙岐子孟

載聞之猶有感激也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

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 濟曰感三顧

之重內激於心遂許與先帝經營匡復之事值逢傾覆者曹

公敗先主也亮時使吳請周瑜等救之敗曹公奉命危難之間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

崩寄臣以大事也

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

不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

良曰寄委託也

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

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

五臣作渡

瀘深入不毛

善曰

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眾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堯堯不生五穀曰

不毛句求俱切町庭冷冷切

翰曰受命謂顧託之命夙早也

早夜憂歎恐不稱所職損先帝聰明也

今南方已定兵

甲

五臣作甲兵

已足當帥將

善作

三軍北定中原

善曰小雅曰獎

勸也 銳曰諸侯三

庶竭

驚銳攘除姦凶

善曰廣雅軍也中原謂魏也

謂馬遲鈍者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 興復漢室

盡也驚銳馬亮自此也攘却也姦凶謂曹丕也

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

良曰備中山王後故云興復漢室也舊都謂雍洛二州兩漢所都相則謀存社稷事則開拓境土而亮兼

之故云

至於斟酌規

五臣作損

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

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

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

戮允等以章其慢

五臣作彰

等

五臣本作責攸之禕允

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

有闕誤 向曰言事得宜及盡忠節則郭攸之費禕董允堪

告先帝若攸之等有罪咎則亦責之以彰其慢使眾知

下亦宜自課

五臣作謀

以咨諏

足

善道察納雅言深追

先帝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為咨事為諏論語曰子所雅言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也 濟曰察視也 臣不勝受言當謀咨政事視納正言深追先帝之意也

恩感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良曰言不勝受恩當遠別悲傷失次故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

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

試自

曹子建

翰曰試用也植以抱器無所施上疏求自以已為君用也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

善曰

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尚於榮親事君兄 銑曰言內孝於家外忠於國

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

畜無用之臣

善曰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 向曰榮親謂爵祿名譽與國謂服叛威遠也無

如是者父君所不愛畜也 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

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

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

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

也 濟曰君授臣之官先觀德優劣量材能以授與之是 故

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

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

善曰王符潜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

以虛受也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

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 良曰謬誤也尸祿謂善惡都不言而食祿也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此詩刺素餐也 昔

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

之封其功大也

善曰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王

卿士勲在盟府孫公子曰德厚者進廉頗者起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翰曰二號號仲虢叔王季之親俱封於虢而不辭者以有厚德於周也周公旦封於魯召公奭封於燕而不辭讓者亦以有平殷之功也

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

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

幸矣

善曰三世謂文武明也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也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

潛隱也言已無功於時陰蒙恩澤可謂幸甚矣

而位竊

五百作

東藩爵在上列

善曰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也

偷居其位植封鄆城王在國東藩

身被輕煖口厭百

味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煖崔駰七依曰雍人調膳

優選百味

向曰輕煖謂衣服

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

爵重祿厚之所致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向曰華靡絲竹謂伎樂也言得如

此者祿厚故也

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

濟國輔主惠民

五臣作人善曰爾雅曰濟益也濟曰言古之爵祿者皆以功勤濟國也

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

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媿

從小

朱紱

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

云惟鶴在梁不需其翼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此譏無德而衣玄冕言我無功德以益國朝而空衣紱冕恐懸此譏是以慙

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

善曰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和四海然

一統謂其統緒也

良曰方今魏朝也統理

顧西尚有違

晏安也言天下一理九州之地皆晏然也

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五臣本作脫甲

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

善曰爾雅曰枕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大和翰曰敵國未平故武士不得脫甲胄謀臣不暇安枕席混大也太和則大同也故啓滅有鳧

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善曰尚書序曰啓與有鳧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啓遂滅有鳧氏天下咸朝夏也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屬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也

名也有鳧夏之諸侯不供職貢而啓伐之昭明也成王時淮夷徐奄之君皆叛周公誅滅之著明也言二王皆伐叛誅亂而功德著明今陛下以聖明統

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善曰假周之令王也臣贊漢書汪曰統總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石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禮泉編向曰言武帝文帝功成

也言明帝必能平吳蜀成祖父簡良五臣作賢授能以方叔之業故云繼成王康王之盛也

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善曰

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旌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辭王命邵虎又曰祈父子王之爪牙濟曰方叔邵虎皆宣王賢臣言明帝授任鎮蕃服爪牙之臣皆如方叔之賢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

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善曰高鳥

淵魚喻吳蜀二主良曰高鳥喻蜀也淵魚喻吳也繳網射也鈎釣也射釣未息謂吳蜀尚勞征伐也言我有異術能擒之

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

子父也五臣無也字善同翰汪翰曰耿弇光武臣也侯待也弇爲張步所攻上聞自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盛可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至臣子當以牛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遂出擊之及夜而破光武

救始至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

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

善同銑注 銑曰齊成王出獵忽然軍之左轂鳴車右請死王曰工人之罪也曰臣見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劍而死

雍門馮齊烈士也越伐齊寇至齊境雍門馮請死王曰金鼓未接而死何也對曰昔車右為先君御車轂鳴而右自殺今越兵寇境甚於轂鳴也安得不死乎遂伏劍而死越

軍聞齊有烈士遂退刳割也慢主謂轂鳴事見說苑夫君

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

以功報主也善曰尸子曰禹興利除害為萬民種也 向

果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

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五臣其王

羈致北闕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

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

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

綦小者為冠纓也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之 濟曰屬

國夷狄官名纓繞也單于匈奴號越南越也言羈繞之使至

北闕稱此二臣五臣有豈好為夸主而耀五臣世

俗哉志善無或鬱結欲逞五臣有才力輸能於明

君也良曰謂賈誼終軍也夸大也此豈好大言於昔漢武

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善

漢書文也 翰曰霍去病 固五臣無夫憂國忘家捐軀

濟難忠臣之志也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憂今臣居

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五臣無

以二方未剋為念善曰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驩曰寡人

曰寢則遑暇也二方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著即世

吳蜀未剋言未靜也

者有聞矣

善曰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夭即世

向曰

兵者老者也即世死也言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

將士雖死我有聞前事也

習戰也

善曰史記王翦宿將始皇師之

竊不自量志

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

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

軍當一校之隊

善曰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

也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

彪漢書曰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也

諭小也所受之恩謂爵祿也不世之詔謂非當代所側度之

詔謂許行之詔也效臣錐刀言小用也西謂蜀也大將軍謂

曹真也一校偏師

也謙不敢當大將

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

五臣本

任

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臣贊漢

書注曰統猶總覽也

良曰東謂平吳大司馬曹休也統

理也偏舟亦偏師也

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突

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

五臣權誠亮庶將

虜其雄率藏其醜類

善曰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

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為士卒先也鄭玄云馬黑色曰驪漢書伍

之左耳也爾雅曰穢盡也又曰醜眾也

翰曰危險謂吳蜀

之路驪馬也擒執斬首斷

耳也虜獲也雄大醜惡也

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

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

吳關猶生之年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北征

告單子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傳武仲與荆文姜書曰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銑曰效致也須臾少時也捷勝也

愧謂虛食祿之愧言我以剋勝之功滅虛祿之愧名如微

書史筆為朝廷所榮雖身遭吳蜀所分斬亦猶生也

如微

才不

五臣

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

作弗

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

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

志也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鄭玄周禮注曰九鳥獸未孕曰禽說文曰圈養獸閑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向曰沒盡忝辱也禽息謂如鳥獸之視息但求食畏人而已無餘志度白首謂老也言受爵祿無益於時亦何異為牢圈以養畜

也如此非我之本志善曰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衄猶挫折也濟曰流傳衄縮也東軍謂伐吳之軍失守備也時曹休為陸遜所敗故云此也

輟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輟却也棄餐謂却投也舊袂良曰輟止也攘袂謂却投也撫劍謂却投也東

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

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善曰七發曰赤岸

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壽壽至東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漢書湯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翰曰先武皇帝謂操也極盡

以行軍五臣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五臣故兵

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善曰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

謂之神孫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銑曰言已見先帝用兵之要然兵事慎密不可豫前說之言此恐有所問也變謂事異者也

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

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五臣國家

之難善曰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也義之士皆持不久之命以殉國家之急也

身雖屠裂而功銘者於景鍾名

稱五臣垂於竹帛未嘗不拊五臣心而歎息也善曰

稱五臣垂於竹帛未嘗不拊五臣心而歎息也善曰

稱五臣垂於竹帛未嘗不拊五臣心而歎息也善曰

稱五臣垂於竹帛未嘗不拊五臣心而歎息也善曰

稱五臣垂於竹帛未嘗不拊五臣心而歎息也善曰

稱五臣垂於竹帛未嘗不拊五臣心而歎息也善曰

稱五臣垂於竹帛未嘗不拊五臣心而歎息也善曰

稱五臣垂於竹帛未嘗不拊五臣心而歎息也善曰

稱五臣垂於竹帛未嘗不拊五臣心而歎息也善曰

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攻魏賴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也濟曰晉公謂剗斬也景大也古無紙史書皆竹帛也子孫見古義士身雖為敵國剗斬而功勲銘於大鍾名記臣聞明主使臣不史典則推心歎息思與之同撫推也

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善

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穀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穀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相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相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相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墜境君其圖之相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

絕纓盜馬之臣赦
而字

楚趙

以濟其難
善曰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餘同翰注

曰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絕其纓以告王曰飲人以酒如何責人以禮乃命羣臣皆絕纓然後舉火焚與晉戰有人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昔絕纓者穆公失馬野人取之公自求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駱馬肉不飲酒恐傷汝偏飲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為晉環之事而言趙者植之誤也植時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
善曰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任城王彰薨遭譖貶為侯故有是引也

棄世
善作代
善曰先帝武帝也威王任成威王章也去

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
世謂

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之夫先犬馬填溝壑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武功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向曰朝露喻不可久也壑坑言恐已不久而死填於溝
臣聞驥驥長鳴伯樂昭其能
坑無功勲而名易滅也
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驥驥駕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

為君長鳴也。濟曰昔驥驥駕鹽車上虞盧狗悲號韓

國知其才。善曰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

韓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大發於後

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

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犬古之韓

狗也然悲號之義未聞也。良曰盧黑也謂黑狗也齊人韓

號鳴而國知其善。是以效之齊楚作秦之路以逞

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善曰

言遠也孫卿子曰夫驥一日而千里也。翰曰效致逞見也

狡兔東郭之兔捷疾噬咬也言狡兔之疾盧狗能搏而咬之

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

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善曰楚辭曰長呼吸

啼貌也。銑曰惟思也於邑猶歎息也言已有志欲夫臨

立大馬之功自思無知已舉用是以歎息而自傷也

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

善曰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又曰企舉踵也竦猶立

也說文曰抃拊也。向曰博棊也企竦驚立貌拊擊節者識

棊之道知樂之音明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

喻以寤主立功。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

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

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

平原君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

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

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

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

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曰

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何況魏魏

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濟同善汪

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

偏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善曰越絕書曰范蠡其始

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

始

始

大夫石賈進曰衛女不貞衛士不信客歷諸侯度河津無因
自致殆不貞賢也良曰魏魏盛貌衛露也媒達也士自露
其能女自達其善曰
容皆可醜也莊子曰
曰功成者隱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翰曰
忌畏也時不可進而求進者必有恥辱故有道者所畏也

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

共之者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

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憂思

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冀以塵露

統曰分形同氣謂與文帝兄弟也憂秋患害也作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善曰謝

承後漢

書揚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

敢嘿嘿也淮南子曰人王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向曰言

己如塵霧之微螢燭之光也山海是以敢冒其醜而獻

日月喻國也願效未能增其國也

其忠知必善本作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

必知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濟曰冒覆也醜謂自伏

媒術也笑謂笑其所謂也言聖人不以人輕而廢其言也

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良曰垂聽謂顧

聽自誠之意

求通親親表善曰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

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也鈇

曰植以文帝求存問親戚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

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善曰禮記

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江海稱其大者以

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

無不容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故孔子

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善曰論語

丈也翰

曰大哉歎美之辭則法也五臣無夫天德之五臣無於萬物可謂弘廣矣

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

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善曰孔安國曰能明俊德

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

之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銑曰聖人與天地合德故曰

天德克能俊深也九族謂玄孫之親也睦親也五臣無文王亦崇厥

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善曰

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

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

邦也向曰化謂和穆親族之化寡妻嫡妻也御理也言是

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以為此政又能理於家邦

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善曰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

也風人詩人也謂歌其和美也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

以蕃五臣屏王室善曰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

叔管蔡也良曰管叔蔡叔周公之弟咸和也言周傳曰

公以二弟不和故廣封懿親戚以為王室之蕃屏

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善曰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

盟異姓為後善曰周之為盟會列其次誠骨肉之恩

位皆以同姓居先異姓為後言此以勸親善曰周之宗

契而不離善曰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

也銑曰骨肉謂兄弟也親親之義是在躬固善曰

言雖有差舛不至離隔也向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

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善曰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

曰親親骨肉之義實在厚固善曰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

遺其親者也善曰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

者不并親戚未有遺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

此道而行仁義者也齊曰言義士不後君王仁

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五臣作族

善曰尚書曰

放勳欽明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漢書儀曰皇后稱椒

房詩椒聊之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興九親猶九族良曰帝

唐堯也欽敬也謂聰明之德翼翼恭敬羣臣百寮番休

貌惠恩也皇后稱椒房者美其繁興也羣臣百寮番休

遞上善曰列子曰巨鼈迭為三番江偉上便宜曰上下郎

宿衛當番以次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

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

推惠施恩者矣善曰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

人三略曰良將恕已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銑

曰言我願迭居宿衛則所持政事亦不廢於公朝亦不廢也

展舒也私室謂賀喜曰慶問哀曰弔恕已謂至於臣者人

以己身度人言如此可謂推恩惠於親也

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善曰左氏傳曰申

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固勿仕也錮與固通向曰言不

兄弟所親人之常道而今絕其端緒禁固謂不許朝拜也

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善曰毛詩序曰成孝

類僚友也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

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

於胡越者視之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

齊曰婚媾婚姻也不通謂不得相見也恩紀謂應有恩情

相紀錄處皆如路人也閼亦隔也言親戚乖隔亦猶是也

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觀之望至於注心皇極

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善曰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

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達言曰攀台階闥紫闥也

良曰言我一切猶一槩也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皇極紫闥天子所

居也言我一槩被制長無朝觀之望注然天實為之謂

結心情於天子之居神明知我心也

之何哉善曰毛詩國風文

退省五臣

諸王常有

濟

退省

諸王常有

之何哉

善曰毛詩國風文

退省

諸王常有

之何哉

善曰毛詩國風文

退省

諸王常有

之何哉

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

四節得展善曰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孟子曰油然

爾謂具憂思於身也沛然喻恩澤也以敘骨肉之歡恩

全怡怡之篤義善曰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妃妾

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

百司善曰毛詩曰豈無膏沐濟曰膏脂也沐甘漿之如

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

良曰古人歎謂大哉堯之為君以親九族風雅謂鹿鳴常棣之詩也臣伏自惟省無錐刀

之用善曰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及觀陛下之所拔授

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翰曰按謂

簡賢授事也料度商量也言若得辭遠游戴武弁善

己之材用不在朝士之後也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傳子曰侍中冠武

弁銑曰辭辭國遠游謂出征也武弁武士之冠解朱

組佩青紱善曰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

向曰組紱皆綬也言解諸侯朱紱佩將軍青紱也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善曰

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附近也

濟曰駙馬謂都尉也奉車掌御之官趣疾也言將立功績疾

取一勳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善曰論語子之吾亦為之范

辭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性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

漢書趙卬曰張安世持臺簪筆張晏曰近臣負臺簪筆從也

良曰珥插也插筆謂侍中職出從華蓋入侍輦轂善曰劉敞遂初

帝側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論在輦轂之下京承谷聖

兆之中良曰華蓋輦轂天子車飾也侍謂侍從

問拾遺左右善曰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望之

劉更生並拾遺左右良曰答謂應答君命

拾遺謂拾其遺
關於君之左右
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

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

善曰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又毛詩序曰棠棣兄弟也

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翰曰鹿鳴詩篇名美君臣喜宴也棠棣詩篇名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我

罔極之哀

善曰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劓伊

我欲報之德昊天矣不求友生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

罔極鐵同善注

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

僕隸所對唯妻子言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

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

善曰漢書

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

繁歎思者不可為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妙之聲不知

涕泣之橫集翰曰僕隸下士言所對

非賢難可與陳說申展故拊心歎息也臣伏以為大馬

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

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爾

善曰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

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

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

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

惠王王信諾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

齊曰大馬植自喻也言人之誠不能動天若能動天天子應

知我也杞梁妻其夫戰死於莒城妻哭之城為之崩鄒衍盡

忠於君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

降霜今我懇誠過於前人不見報應故曰徒虛語爾若葵

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

五臣無迴光終

五臣向

之者誠也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

能終始哉其卿之者誠也良曰葵藿草也傾

葉於日然日雖不為迴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

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

福始不為禍先

善曰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

血僕上人也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月星菽藿但向日此言三光文家連言以屬於君也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上表植獨先表故云然

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

言者何也

五臣無何也字友于兄弟

善曰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

也竊不願於聖代

五臣

使有不蒙施之物

五臣再

蒙施之物六字

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

有弃予之數

善曰毛詩栢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

風曰將安將樂汝轉弃予言物不蒙恩惠則憂怨也

濟曰只辭也餘同善注伊尹

恥其君不為堯舜

善曰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

若撻于市

良曰伊尹殷賢臣也餘同善注

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

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

五臣無

也

豈事君得不敬其君者也

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

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

善曰尚書曰允恭克

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尚書曰百姓昭明也

統曰蔽闇也言我固不如虞

舜伊尹然欲其光大被時和之美雍和也緝熙也光明也

是臣悽悽婁之誠竊所

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

善曰尚書

謹慎也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奏鶴立不轉向曰悽悽敬也鶴立不轉中也企舉踵也佇以也敢

冒昧辭也言獨守本國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

也善曰尚書曰天聰明求自試表云伏惟陛下

讓開府表

羊叔子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能屬文爲中書郎陳留王立封

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爲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薨良同善注

臣祜言臣昨出

五臣無出字

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

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

重之地

善曰昨出爲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爲台司故言儀同三司威儀百物使同三司也王隱晉書

曰太祖引祜爲從事中郎遷領軍事兼內外翰曰常以台司儀同三司儀式與三公同也重謂爵尊祿厚也

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以久謬夙夜戰慄以榮

爲憂

中謝善曰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

謝曰言智少力弱雖被榮寵早夜戰懼者自量不堪故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

又

文選三二

又

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

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

會

善曰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王隱晉書曰

祜同產姊配景帝爲弘訓太后向曰誠五臣在過寵不言因外戚運會而蒙尊寵非有才德也誠作誠

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

猥猶曲也孔融文書曰來書懇切訓誨發中濟曰猥類也超然越過之貌中詔謂授儀同三司詔也非次謂不依

班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

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

有之

弊

五臣字作敝廬豈可得哉

善曰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社稷

莊子曰顛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平之辭曰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平良曰誤謂誤累

所授之職傾覆言敗禍也復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

反也先人敝廬謂祖父舊居

復若此善曰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顔咫尺

也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

申乎知已銑曰古人大臣之節不可則止善曰論語

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小人輕小敢緣

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

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善曰列子曰子產相鄭三年

夫人側席而坐章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也

曰緣因也所蒙開府之職斯義謂不可則止之義服化謂服

晉化側席謂虛其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

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

於五臣無版築之下有隱才於五臣無屠釣之間善

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說築傳嚴之野孟子曰博說舉於板

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并頭鐵省也尉繚

子曰大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

良曰板築傳說也屠釣太公也言或有如此之人遺才德於

卑賤而令五臣無朝議五臣無用臣不以爲非臣處

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善曰遺賢不薦而謬與

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爲非已累朝矣處之又不以爲愧已

得人而我處之不愧儻有如我賢且臣忝竊雖久未若

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善曰文武

開府等宰輔謂義同三司銑曰兼文武謂爲將臣所見

軍兼儀同也義同同於三公故云等宰輔高位也

雖狹據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善

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爲僕射年老遜位拜光祿大夫向曰秉執亮明也光祿大夫

曾芝籍爲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芝身脩德老子曰少私寡欲論語曰和而不同齊曰言代事與和而貞節

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善曰王隱

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孔安國尚書傳曰簡大也尚書曰正色率下良曰正色不阿諂也

皆服五臣事華髮以禮始終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領

謂公家之事也新序閭丘印曰士之華髮墮領而後用耳翰曰服事謂衣冠以事君也華髮白髮雖歷內

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翰曰內謂相外謂將而猶

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

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善曰聖主得賢臣頌

文選三十月喻君淮南子曰人主之居如日月之明也左傳季札曰曹

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

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銑曰此選謂儀同三司

也越過三人也塞滿也言已偏蒙此選是不滿天下望也日

月喻天子也所以退讓者望益天子之明是以守節不爲進今道路未通五臣方隅

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善曰王隱晉書曰

督荆州諸軍事向曰盜賊通行邊隅未靜不爾留連必

於外虞有關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

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善曰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

則於外恐寇至虞度之事有關也良曰觸聖情冒上之願也匹夫獨夫也言獨夫執志亦不可奪

陳情表

李令伯

善曰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

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疏武帝覽其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徒尚書郎為河內溫令左遷懷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翰同善注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傳楚少

辛曰寡君少遭閔凶

銑曰險釁

生孩六月慈父見背

善曰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笑可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子非求報銑曰背死也行年四歲

舅奪母志

善曰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銑曰奪志謂舅嫁其母不得守節

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

善作撫養

善曰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

臣

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

善曰李陵贈蘇武詩

曰遠邈天一隅苦因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氏冠韓獻子戒之

曰此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

銑曰零丁危弱貌成立

謂二十既無叔伯終鮮兄弟

善曰毛詩曰終鮮兄弟維子與汝門衰

祚薄晚有兒息

善曰字書曰祚福也向曰衰微也外無耆功彊近

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

善曰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言五伯

曰耆功謂大功小功之親彊盛也僮僕也

煢煢獨立

五臣作榮形影相弔

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報

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

蓀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

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

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

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

首所能上報

善曰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

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奔魏子所與栗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

良曰聖朝謂晉朝也遠榮並刺史字也無主謂無人主奉供養之事微賤自謙也隕落也言自斷

峻責臣通慢郡縣逼道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

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

五臣有以字

劉病日篤欲

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

貝音

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去苟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也翰曰前除洗馬時以有表辭通緩慢倨也篤病甚也許謂許於州司也進謂欲去退謂欲住也狼狽猶悽惶也

伏惟聖朝以

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

善曰爾雅曰矜憐也

况臣孤

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官

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矜謂自尊大也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謂蜀朝也郎署謂尚書郎言我本謀為官職非意逸以名節自矜也軍所虜獲曰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

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善曰優詩曰既優既

渥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揚雄反騷曰臨川羅而自隕何

也優饒渥厚也盤桓不進貌有所希望言但為侍養非

人命

危淺朝不慮夕

善曰左氏傳趙孟曰朝不慮夕何其長也濟曰危易落淺易按慮謀也言朝

不謀至夕之生也

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

終餘年善曰鸚鵡賦曰匪餘年之足惜良曰餘年殘年也母孫二人更相為

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良曰區區猶勤勤也廢遠謂廢養而遠離祖母臣密

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

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善本作養字劉之日短也烏鳥私

情願乞終養善曰葛龔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傷痛毛詩曰蓼莪孝子不得然養也

翰曰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五臣臣之辛苦非獨作徒蜀

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

共鑒善曰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王實聞君之言銑

我辛苦天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儻倖

保卒餘年善曰禮記曰子小人行險以微倖倖與微同古堯切向曰庶冀保安卒終也冀祖母蒙儻

倖之恩安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善曰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

門以報恩施齊曰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顆曰

吾死嫁之及困又曰殺以殉顆乃從初言嫁之後與秦將杜

回戰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躡為顆所獲臣不勝犬

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善曰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心

謝平原内史表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内史到官

陸士衡上表謝恩良同善注

陪臣陸機言善曰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銑曰諸侯之臣

於天子朝稱陪臣此及姓也機前任吳王郎中令故稱此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

兼丞張含賁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内史善

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拜受祗竦不知所裁中謝翰

成都攝政故稱板詔下丞實持也板無文假言假借臣本五臣作出自敵國

不久也抵疎敬懼貌裁制也善曰漢書吳人臣云也善曰漢書統曰敵國謂仇敵之國也世無先臣宣力之

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善曰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賁子立國東帛

受爰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必有易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統曰先臣謂父祖也宜用效勤也言非有助

於國耿絜介獨也言負才德清絜獨居丘園不仕之人也皇澤廣被惠濟無遠善曰

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届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善曰

日羣萃而同處賈逵曰萃亦處也入朝九載歷官有六國語

向曰萃聚也言拔於羣聚之中善曰身登三閣官成兩宮善曰

吳王郎中尚書郎中殿中郎又為著作郎三閣謂服冕乘祕書郎掌內外三閣經書也兩宮東宮及上臺也

軒仰齒貴游善曰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振景按迹顧

日冕冠也軒車也貴游謂與公子同游也善曰邀同列善曰臣贊漢書注曰貌凌貌也施重

山岳義足灰沒善曰葛龔讓州辟文曰因重山岳言君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

蒙恩施之重我於事義足為灰沒以報恩德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

良曰遭國顛沛謂趙王倫篡位遷帝金甌無節謂不能見危授命曠湯謂蒙寬宥何顛謂自斬也頓膝謂拜跪也厲危也

而橫為故齊王問永所見枉陷誣臣與眾人共

作禪文善曰王隱晉書曰齊王問字景洽趙王倫篡位問幽執圜圖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

謂禪位之文曲誣加也禪文幽執圜圖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

謂禪位之文曲誣加也禪文幽執圜圖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

謂禪位之文曲誣加也禪文幽執圜圖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

謂禪位之文曲誣加也禪文幽執圜圖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

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善曰司馬遷書曰深幽

執繫也囚圍獄名誅始謂先合誅也言我幽乃與弟雲及

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

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善曰

晉書曰爰瑜字世都馮熊字文龍顧榮字彥先晉百官名曰

曹武字道淵向曰言此六人初皆同坐共思所以獲免之

陰蒙避迴崎善作嶇自列善曰言密自蒙蔽迴

列也廣雅曰列陳也濟曰陰蒙避迴詐發殊片言隻字

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善曰王隱晉書曰

譚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可分別蔡邕書曰惟是

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最爾之生尚不足吝善

左傳子產曰諺云最爾之國杜預曰最小貌也說文區區

本懷實有可悲善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

悲痛畏逼天威即罪惟謹善曰左氏傳齊侯對辛孔曰

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

徵偃即罪論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言惟謹爾良曰逼

迫天威言逼天威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善曰莊

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替夫論曰臣鉗口結

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

也結繫也束口繫舌言不敢語莫大之釁日經聖聽

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慄作抗慨而不

能不恨恨五臣作者唯此而已銑曰肝血謂赤心誠實

恨恨者唯此而已也抗慨失志也恨恨悲

也志無所申但悲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

墮越善曰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有赦也威如霜已見西征賦荀悅申鑒曰人主威

如雷電之震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墮越于下也向曰有寬也雷電喻威墮越死也蒙天子寬迴收其威使至不

死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

散輩善曰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道中揚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解朝曰紆青

拖紫濟曰散輩謂不除名爵散官之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善曰文子

子曰色有五過君天踏精地若無所容中謝善曰

蓋高不敢不踴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史記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也良曰震悼驚也踴曲也踴累足行也思前得

罪五情震驚心自愧責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

雨之澤播及朽痺善曰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曄後漢書鄧薦上疏曰被

雲雨之屋澤也翰曰日月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

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善曰左傳曰斐豹諫

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翰曰削除也丹書定罪之書夷亦平也平民凡民也言蒙天子昭察除其罪書為凡民也

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善曰

塵喻罪也天波喻天子恩澤謗枉也言初所尚未至天恩洗罪猥辱大命顯授符虎善

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向曰猥頓也大命天子命也符虎謂金虎符也謂授內史也使春

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

翼善曰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起曰是陸沉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逐秦撫翼俱

朝士也言我頓蒙天恩再得與朝士齊列也雖安國免徒

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善曰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所

犯罪名已定而逃三避之謂之亡命餘同濟注 濟曰韓安
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有罪在徒中漢使張羽拜安國為內
史張敞為京兆尹殺人被罪遂逃走後冀州有賊天子思敞
使治之敞隨詣拜為冀州刺史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
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羞所宜忝竊

善曰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于心方言曰貪而
不施謂之吝 良曰垢濁也吝恨惜也忝辱言我含此汚濁
豈能辱竊 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

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 善曰如淳漢書注
曰律二千石以上

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 良曰喜謂喜得
內史懼不勝任也參并言難半也憲法也當時之法據官者
便之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關瞻係天衢馳心

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善曰李陵
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胡廣漢官解詁
注曰轂下論在輦轂之下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翰曰稽顙拜也言為奉法赴任不得奔走謝城關也規
天子街衢不得往故馳心也輦天子車轂屏營迴惶也

勸進表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劉琨車名勸進中
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
竄封印既畢對使
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 銑曰閔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
江南時劉琨在并州段匹磾在冀州

此表勸睿為天子是為元帝

建興五年 善曰晉書曰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

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
軍事領護軍 五臣無 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

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
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磾

頓首死罪上

五臣有尚字

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

善作人

樹之以君所以對

越天地司牧黎元

善曰左傳邦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

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盼之義授圖子黎元向曰蒸衆樹立

對配越揚司主牧養也言衆人須立君長配揚天地以主養之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善曰易緯曰聖帝明王所以致太平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

以奉之

善曰范曄後漢書袁紹上疏曰洛邑乏祀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

濟曰饗獻也天

地神明依人而行故聖人屈身以奉祭祀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

而臨之

善曰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云天下無主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也

社稷

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

濟曰難也難也替廢也言社稷屯難郊廟禮廢當取親戚蕃王之英哲以繼祀宗廟也所以弘振遐

風式固萬世

重輝冠世毛詩曰式固爾猶良曰弘大式用類無由從也言使宗子繼

者將以大振遠風堅固萬代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

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

帝肇基景命

善曰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溫人

今上受禪追至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跡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玄曰天之大命又附

著於汝也良曰三五謂三皇五帝也自此以下無不從其繼絕之道也肇始景大也世祖武皇帝

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

善曰世祖武帝廟號善曰世祖武帝廟號善曰世祖武帝廟號善曰世祖武帝廟號

文王用肇造我區夏三叶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王宣重光廣雅曰軌跡也翰曰三葉謂宣景文

帝也各有文明之德故重光四聖謂武帝惠敏懷也惠澤侔於有虞十年過於

周氏

善曰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廓卜卅三十卜年七百銑曰侔齊也周公卜年七百言晉過之

自元康

以五臣作已

來艱禍禍五目難

作

繁興永嘉之際氛

厲彌昏

善曰晉書曰惠帝即位改元曰元康向曰元康
惠帝年號永嘉懷帝年號禍謂趙王倫作亂氛惡

勒等昏亂王室也

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

有若綴

善曰王隱晉書懷紀曰獲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踰帝位各賓戲曰周失其御禮曰

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公羊傳曰君若贅旒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以譬者言爲下所執持東西爾濟曰宸極

喻君也失衛人之道醜惡裔遠也謂懷帝死賊
 廷也旒冕旒上綴珠下垂而危言國家似之

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

善曰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

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爲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

曰甄表也良曰賴蒙也先後謂上四帝也皇帝謂秦王也各陽破後秦王即位長安以嗣懷帝使舊禮物能明也誕

受女月服書恩行齊以勿多入安下凡反善曰尚書

按欽明用鷹聯批曰王履外章金聲反批曰欽明文

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而又聰智幼少夙早也詩云金王其相相質也振奮也

宰攝其綱百辟軌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

懷來冀之望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

其刑之至言
後其蘇左
銑曰冢宰官位掌邦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

百官也轉任也懷其蘇息不圖天不憐禍大災存臻

善曰九變算作曰天其悔禍于言也
意也若重臻至也言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
國未

忘難寇害尋興逆胡窟曜縱逸西都敢肆大羊

陵虐天邑

100

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上向
書曰肆予敢求爾天色商濟曰肆縱也犬羊喻劉曜虐善

也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

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善曰于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寇于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傳暢諸公讚曰葛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

知閔帝沒也虜廷謂蒙塵平陽也良曰仍因也言琨等使人奉表詣長安還因神器流離再辱荒逆善曰

再謂懷愍二帝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章善曰

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也善曰神器天子位也流離崩喪也再辱謂懷帝先沒善曰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

厄運之極古今未有善曰困厄之運甚於古今善曰荀在

食土之毛含氣五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

巷哭善曰左傳芋尹無宇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善曰向曰

毛草也言聞帝蒙塵食土草及有生之類無不推心氣絕而

已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善曰三世謂邁至琨也王隱晉書曰琨祖

邁相國參軍父審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空也謝承後漢書序曰王龍其幹事遂陟鼎司善曰琨家三代俱事晉為

著職鼎司三公承問震惶五臣精爽飛越善曰謝承也謂琨為司空善曰作違

寶武上疏曰奉承詔命精爽飛越良曰違忍且悲且惋

五情無主善曰文子曰昔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

謂王之亡惋莊子葉公見龍失其魂魄五情無主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董卓起胡垂毛詩曰

思泣血銑曰胡垂謂并州臣琨臣匹殫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善曰昏明謂

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孫卿子云日月遞照周易曰泰

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向曰否塞泰通言物不

可以昏塞當還明通謂國雖云亦當通齊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善曰左氏傳王孫滿

謂楚子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濟曰言歷數未改晉當復歸或多難以固

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善曰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

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

公是以爲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齊齊字上五

憂漢書路溫舒曰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有也齊臣有是以

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善曰左傳曰初齊襄公立

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

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

相公自莒先入良曰桓公彊盛居五伯之先也晉有驪

姬之難而重耳以五臣無主諸侯善曰左傳曰初

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諸二

公子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

之禍而桓公以與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繇是觀之禍

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良曰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乃譖

公子重耳出奔後獻公薨重耳還國是爲文公以至諸侯之

盟多難謂遭無知之難殷憂謂被驪姬之譖也固邦國謂桓

公也啓聖明謂文公也言此以喻君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

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

神明聖姿公於兩儀善曰鹽鐵論曰定傾扶危史記曰

明兩儀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援神契曰十世升平至德通神

帝也玄德謂諸行道德也兩儀天地也言道德通神明舉應

動合天地能扶持社稷之危繼續黔首之命黔首百姓也應

命代五臣之期紹千載之運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

也廣雅曰命名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

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也統曰紹繼也聖人千載一出言

元帝繼此千夫五臣無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

載之數也

兆圖識垂典自京畿隕五臣喪九服崩離善曰東

羣臣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曾子建責躬詩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向曰謂江左有符瑞而與識文應之殞喪墜失也

崩離壞散貌天下蹶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溝渠羿宗

姬之離大戎蔑以過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海內蹶然喪其樂生之心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發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大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下濟曰蹶然憂傷貌夏太康出遇離羅也言此二主遇難無能過於晉也蔑無也陛下

撫寧江左奄有舊吳系服以德伐叛以刑善曰王

曰元帝琅邪恭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章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秋歷序曰東方

為左毛詩曰奄有龜蒙左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刑也系服德也良曰元帝居琅邪時加撫揚州諸軍事故云撫寧江

左今復歸江南故云奄有舊吳奄布也抗明威以攝五臣

柔安言服刑德以安蕃服叛亂也抗明威以攝五臣

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善曰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

禮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翰曰抗舉肅服也不類謂異國

也大順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

企踵善曰尚書曰汝不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劇秦美

通也言純厚之化通仁義之風遠方之人皆企踵而慕之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

穆於下善曰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實于四門四門穆

度百事有次序於上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善

使四方和悅於下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緒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以救夏眾使女艾諱澆

遂滅過戈復禹之績堯五咄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向曰夏嗣夏書也美談美其成功談說也

之興周詩以爲休詠善曰毛詩序曰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故詩

人詠之濟同善注況茂勲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善曰尚書

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良曰勲功格至也清輝謂天子之化蒼生顯然莫不欣戴善曰尹文子曰堯德化布於四海仁惠被於蒼生淮南子

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順國語祭公諫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

然仰德貌戴荷戴也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善曰尚書曰朔

張良曰百姓莫不願爲臣妾乎統曰且宣皇之胤唯

有陛下善曰王隱晉書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介之推

孫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善曰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曾哀公曰

君矯曾國化而爲一公君曾無二何暇有三天祚大晉必

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善曰法言曰昔在有

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左傳介之推曰天未絕晉必

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良曰祚福也祀祭祀是以

通無異言遠無異望善曰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言

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矣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人從

翰曰無異謂遠邇皆望於帝

謳歌者無不吟詠徽

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善曰孟子曰堯崩三年之

南天下朝觀獄訟者不之竟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

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詩

曰君子有徽猷猷音戲曰用納乎聖德矣

天地之際既

交華裔之情允洽善曰封禪書曰天子之際已交上下

不亂華向曰裔遠允信也言天一角之獸連理之木

地交通華夏遠裔皆與天地信合一

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

善曰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割

胎不割卵則出於郊孝經授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實曰處乎同列者蓋以百數濟曰一角獸謂麒麟也連理木異本同末皆王者之美瑞百數言多

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

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

善曰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尚

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羽獵賦曰枚莫邪而羅者萬計矣良曰冠帶謂四方士人要服荒服也言外內士人

是以臣等敢

五臣無敢字考

諸侯同為勸進之辭者萬計也

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

善曰漢書賈

願陛

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

為務不以小行為先

善曰東觀漢記羣臣上奏出祖曰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漢書賈

誼上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王惟社稷固爾統曰舜禹皆受禪以濟時故願存之巢父

許由皆舉高節不仕願狹小之行推諱也言勸為至公無為推諱

以黔首為憂不以克

讓為事

善曰尚書曰允恭克讓良曰黔首百姓克能也

上以慰宗廟乃顧之

懷下以釋溥

五臣作普

天傾首之望

善曰詩曰乃眷西顧又曰傳天之下漢書

程義曰天下傾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也又曰傳天之下漢書宗廟神祇乃顧於君言立君當上安神祇之顧下赴天下傾

望

則所謂生繁華於枯美育豐肌於朽骨神

人獲安無不幸甚

善曰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稊與葉通左傳遂子馮曰所謂

生死而肉骨尚書曰帝曰變命改典樂神人以和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為大將軍蕭何曰幸甚向曰美者楊之秀萬人

得君猶枯木朽骨生其枝葉肌肉也神謂宗廟也獲得也

臣琨臣匹碑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以虛萬機不可以曠

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

善曰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曰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昔時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濟曰曠空殆危也浹及辰時也自甲

辰時也自甲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善曰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也漢書曰陽九之厄

濟曰季末也九者陽數之極則有災會謂與厄相會也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五臣作民波蕩無所繫心安

可以發而不恤哉善曰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觀同杜預左傳注曰狡猾也說文曰窺小視也又曰覲欲也毛萇詩傳曰覲猶過也隙謂間隙也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民也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谷永集

曰國家久無繫嗣天下無所繫心良曰狡寇謂劉聰劉曜也窺窬欲伺候齊平也波蕩動散也言聰曜欲候我國家取隙而平人動散無所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

若百姓何善曰公羊傳曰齊侯逡巡而謝范曄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

猶退讓也善曰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

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

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善曰左傳

僖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卻乞呂甥曰將若君何眾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欽曰駭驚也圍孺子名闔也前事之不忘後代五臣作世之元龜也善曰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曰前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向曰元大也大龜可卜知

吉凶但能不忘前晉侯之事亦可為今之大龜

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

謀遠慮出自曾懷

善曰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賦曰敢皇明以燭幽過秦論曰幽暗燭照言謀慮深遠皆在陛下曾懷不假臣等

犬馬憂國之情遲觀人神開泰之路

善曰史記丞相翟青曰臣

不勝犬馬心

良曰

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

善曰左氏

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

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

南望罔極

統曰盛禮冊尊號之禮

謹上臣琨謹遣兼

左長史右司馬臣

五臣無

溫嶠

善曰王隱晉書曰溫嶠字

泰真太原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

主簿臣辟

五臣作薛

問訓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辟問訓字祖明樂安人也沒石勒為幽州刺史

臣礪遣散騎常

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

榮劭

善曰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出北平人為清河太守

輕車將軍

五臣有關

內侯臣郭穆

善曰百官名曰郭穆字景通沒胡中

奉表臣琨臣匹礪

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七



